樫華館全集

樫華館文集目錄

卷一

論說

序一

卷二

序二

卷三

跋

卷四
傳

雜記

卷五
墓志銘一

卷六

墓志銘二

墓表

祭文

丁雲崖先生祝主文

張芥航河帥祝主文

道光壬辰敬銘年十六弟敬興年十三先君子命從盭屋路先生學講業者十年門下先後著籍弟子千數百人而先生之學人有不及知者文藝取士舉業是習正學固昧先聖經訓前儒傳注並同弁髦先生閔俗學日非又慮違俗鮮從就舉業爲教斷以窮經剟理手批口諳數十年不倦世傳仁在堂時藝十種並評改剟文剟各編不脛而丕而

先生修身體道之實顧以文名而掩嘗自言不爲鐘而爲銘心良苦矣先生教人以不外求不嗜利爲治心立身之本敬銘終身誦之不能體其萬一也先生卒於咸豐辛亥逾數年長子子端觀察愼莊卒於淮安又數年秦亂次子子褫進士愼皐亦卒遺集未刊同治丁卯敬銘忝官容授河東同門鮑子年太守康陳玉章鳴府懷璋醵金誣爲纂刊袁病因循屬秦晉大饑而鮑陳兩君相繼物故大懼斯事終墮力疾編次開雕兩年始蕆先生懷抱峻

潔遺棄榮利言學言理切近踏實一掃門戶標榜
志行道力讀是集者可窺其旨詎才士文人可同
日語哉敬銘質學頑譾上負父師先生即世三十
有一年先君子棄養廿年弟亾亦十有九年舊遊
云逝老我無聞奉讀遺編涕泗交橫矣光緒七年
辛巳十月望門人朝邑閻敬銘謹識於解梁書院
正本堂

檉華館文集卷一

論說

造化

盩厔路德閏生

東瀛之東有山焉其山嶜嶙屹巇狋嶟庨窌上干青冥下凌滄波無根無蔕儵忽往來俄頃萬里解之者曰此列子之寓言也曼倩之廋語也東坡氏游戲之詩也余聞而笑曰是誠有之客曰子見之乎曰未也見客桂林者矣道粵西諸山詭勢殊狀不可方物傾耳而聽之以爲誕也比覽地圖稽方志更詢之粵人而後知其非誕天地大矣四海

遥矣中華之在四海也猶小洲小渚之在大澤也而所見如是所聞如是矧四海以外哉木入水則浮常也獨不聞有沈水之木乎石入水則沈常也獨不聞有浮水之石乎海之廣不可以道里計其深也不可以尋丈測其浮大山也猶泗水之浮磬石目又奚疑於磬之小而山之大哉蝨蟣也蝨蝨也螻螘也物之至纖者也蝨有腦蟣有肝蝨有膽明者視之不可得而見螻螘鬭於牀下其聲如牛聰者聽之不可得而聞不見不聞可也以不見不聞而謂蝨無腦蟣無肝蝨無膽螻螘無聲可乎哉生萬物者天地也生

天地者吾知之矣萬物莫不朽腐腐朽之極乃復爲土土復生萬物凡生物者皆其不自生生者也不自生生而相生於是乎無窮邑之南有廢寺焉棟宇久傾古牆猶存牆上溜雨痕煙煤痕黝堊痕塵埃痕苔蘚痕時而見爲危峰怪石時而見爲卿雲芝草時而見爲樓觀臺榭時而見爲猛獸奇鬼造物者其有心耶其無心耶其無爲而無不爲者耶山川之形雲霞之態人事物類之萬變而不可窮詰亦如是而已凡物以形相生以氣相禪非也孰主宰是孰布濩是吾知之矣盲者生子或爲離婁聾者生子或爲州

鳩厲者生子乃倡乃優頑者生子乃哲乃謀隸人生子乃公乃侯猶是形也胡醜良之不相肖猶是氣也胡清濁之邈不侔杳兮冥兮孰叩其所由今試姿作一字偏旁點畫作者不識也徧閱古籍必有其吻合者姿繪一人須眉面目繪者不識也徧索天下必有其酷似者文人之文詩人之詩語遙雷同攫肝腎而出之一語之妙一字之工欣然自喜矜為創獲不知千百載以前或先我而言之今之作者不得尸其功古之作者亦不得受其名吾惟歸之造化而已矣造化者自然也其已往者人皆見之其將來者人

之所不能窮也浙東尹生名士也與殷生應秋試同舟至杭殷碌碌無所能尹役使之如僮僕榜發尹被黜殷竟列高魁明年擢進士甲科未幾與試入闈騶從經故鄉時尹以遺才未收不得入闈浙之士人莫不惜尹憤殷而詬主司余聞而歎曰彼憤者自憤非造物者之所憤也惜者自惜非造物者之所惜也窮通之故得失之數雖君相之權曾不得而易之於主司乎何尤有卜生者卜於濟南市見一鏡土花剝蝕斑如鷓鴣心知其異試占之秦漢以上物也購以百錢攜之歸置書室中剔其背隱隱有古篆文曰

無射乃師曠所鑄十二鏡之一也大喜焚香祝曰靑銅君來從晉都晦曜泥塗二千餘載乃歸於吾吾將貯子以古錦之囊盛子以雕玉之櫝吾游四方與子同車吾老蓬蓽伴我琴書死則從子以葬不以貽子孫子欲之乎祝訖而卜其兆爲破近在午時生曰焉有是哉吾將守子俄而午飯熟妻使婢請之不至使子請之不至妻自往呼之不應問其故又不答見案上有鏡黯淡不可以鑑生以兩手撫之目直注不轉瞬妻怒攫其鏡生起而奪之鏡墮地裂爲三生頓足叫絕忽大笑曰我誤矣毀鏡者我也非子也向

僾我不善卜鏡安得毀乎吾惡知夫自全者之非以自禍耶吾惡知夫善死者之非以善生耶吾向以吾術爲至邇矣今乃知其無益鏡之毀吾之福也不然者吾其爲京生矣自是閉門讀書終身不卜丙戌日鬼曰龘生乙卯日鬼曰天陪戊午日鬼曰耳迷壬戌日鬼曰遣辛卯日鬼曰懟一日者五鬼相聚於高明之家遣曰吾儕能見人人不能見吾儕雖有干鏌之刃莫吾害也懟曰然吾嘗遇一丈夫貿貿然來吾以掌摑其面丈夫仆其家救之良久始甦曰我頭涔涔然不知吾之摑之也耳迷曰人不敵鬼久矣獨

處而驚夜行而懼懼吾也吾何懼之有天階曰若無我誑
顯者見若當日遇善人焉若避之遇惡人焉若復避之遇
有福澤者焉庸人也若亦避之若所祟者乃天之戮民耳
少有舛午上帝將命神荼鬱壘縛若以葦索而戮之若救
死之不暇奚能祟人客有問於余曰子之學道也三十年
於茲矣鬼神之事生死之幾聖人知之而不言術士言之
而不知知之者變不知則危吾子將安所余掉頭曰吾無
師君佛師吾生也有涯吾死也有時晨起頮面夜眠解衣
夏暑衣葛冬寒衣皮人知之吾亦知之晨不暇沐夜不得

榎桃李冬榮冰雹夏飛人不能知之吾惡乎知之吾知其所知而不知其所不知晦晦乎聽轉移於造物而自有其不可移吾足若爲之蹈吾手若爲之持乃歌曰錢刀非我有有盈亦有虧軒冕非我有有盛亦有衰我有田一寸筆一枝豐年吾醉飽荒年吾不饑雖寂無悶雖勤不疲優哉游哉何慮何思

原天

少讀書至天道福善禍淫童心爲之一動掩卷以思若喜若懼雖不知其所以然而心竊信之比長閱人事忖世情

忿然曰古人欺我哉何禍福之忒也無何遊京師所見日廣證以昔所聞多所齟齬乃益不信此言中年遘目疾退而家居日坐漆室中客有談天者坐良久客去默默然不自得忽爽然曰吾惡足以知天哉天福人非計其人之勞績核名實以賞之也其禍人也非聽其人之獄辭列罪狀以刑之也人世之刑賞時而僭時而濫聰明限之也人有私而天無私以有私之人測無私之天而天不可知矣吾惡知吾所謂善者之非淫乎吾惡知吾所謂淫者之非善乎吾惡知吾所謂禍福之卽為禍福乎不知善淫惡乎知

禍福不知禍福惡乎知天然則天不可知乎曰可知知之以人而已矣人何以知知之以心而已矣活人大功也殺人大罪也活萬人者不世之功殺萬人者彌天之罪人知之矣巨室一賑而活萬人方欲邀福福不至而禍隨之良將一戰而殺萬人不敢避禍禍不至而福隨之彼其活人殺人也蓋迫於不得已也非實有活人殺人之心也天之禍福人也不禍福其活人殺人而禍福其活人殺人之心吾特知其活人殺人目烏足以知天哉活人殺人惟富貴者能之活人殺人之心不富貴者亦有之彼非心乎活人

也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彼非心乎殺人也欲利己不得不害人也斯時也功罪未著善淫已分善心難長而易消淫心難消而易長善常少淫常多故人之受福者少而得禍者多其有遲速者何善淫有大小也如草木之生小者速大者遲愈大則愈遲福之來也常遲禍之來也常速如人服補益之劑其得效也遲飲酖酒食毒物則下喉而死矣雖然禍福不必知也人心之善淫吾亦不暇知也吾知吾之心而已吾心中有天焉吾時時照之以天使心不得適時而善吾知之時而淫吾知之時而由善之淫也吾

知之吾不能勝之將聽其不勝乎時而由淫之善也吾知之吾不能勉之將終於不勉乎此心也日侍吾側者不知而吾知之非吾心自長自消乃吾心之天長之消之蒼蒼者非天吾心之耿耿者乃天也吾但葆吾耿耿者足矣他何知焉曩之不能無疑者惑於報施之說言誰報之乎如人世之計勞績聽獄辭則天不勝其勞如人世之核名實列罪狀則賞不免失之僭刑不免失之濫豈天之所以爲天哉水流溼火就燥燥溼者水火之路善淫者禍福之門果爲善人雖禍亦福既爲淫人何福非禍凡善必生於孝

弟其心苦其迹微而其用不實淫必生於便安心所便安處漸入漸深久而忘返遂覺天下事俱不勝煩宂惟此足以自娛非必聲色貨利也凡詩文書畫山水花鳥好之太過樂而無節沈溺其中隳志業汨智慮終其身而不悔者俱謂之淫孝弟之心日長雖終身不活一人而其爲善也大使殺之心不消雖終身不殺一人而其爲淫也大通國皆知之善淫猶不若家人不知之善淫其爲禍福也大人於是疑而不信矣宜其憚於善而不憚於淫也

墨子論

余方讀墨子有客排闥入坐良久見几上書取視之曰墨子也讀何為余曰將用之客曰用之文乎余曰作文用之曰用間吾亦用之客詫曰吾以子為儒者也今乃為墨者乎余曰吾之用墨非有慕於墨也亦非援墨而入儒也吾悲夫世之命為儒者大率皆楊子之徒也服儒服誦儒書其處鄉里也贍身家而已視親族之饑寒朋友之患難漠然若秦越也問其故曰吾不如此將損吾財勞吾力不如置之及其一行作吏也保祿位而已視閭閻之疾苦愚夫婦之冤抑漠然若秦越也問其故曰吾不如此將殫吾心

困吾智且危吾官不如置之嗚呼此即楊子不拔一毛之意也墨子則不然不累於俗不苟於人不忮於衆沐風櫛雨日夜不休其說行於衰周之末一時若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厥後宋鈃尹文聞其風而悅之彼時人心風俗猶未若後世之薄也是以墨子之說得行乎其間但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其道大觳其行難爲孟子惡其賊道故力距之其言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孟子雖竝稱楊墨其實距墨易距楊難何也墨子之道愛人濟物之道也惟有心於民物者能爲之其他贍身家保祿

位之人雖勸勉之亦斷乎不爲楊子之道自私自利之道也自私自利人情類然末俗尤甚不必歸楊而所爲動與楊合是創楊子之徒也孟子縱不距墨後世亦斷無歸墨者孟子雖竭力距楊亦但能使楊子之說不行於天下而不能使萬世自私自利之人不生於天下歸楊者可距不歸楊而動與楊合者不可勝距使孟子生於今日遇有墨子其人者必且嘉歎之奬勵之以爲愛人濟物者勸且使自私自利者愧前日之所爲而翻然有志於民物必不以賊道之說斥之矣孟子所言儒道也儒道愛人墨子則兼愛

儒道利天下墨子則摩頂放踵而爲之愛人仁也兼則過矣利天下仁也摩頂放踵則過矣墨子蓋以儒道爲未足而思有以勝之所謂賢者之過也其道非儒其意則不背於儒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斯言也儒者言之墨子亦能言之楊子必不敢言矣天下之飢猶己飢天下之溺猶己溺斯心也儒者有之墨子亦嘗有之楊子必不能有矣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斯事也儒者爲之墨子亦能爲之楊子必不肯爲矣從墨子之道則富拯貧貴庇賤強扶弱智誨愚民康物阜勤素成風禁攻寢兵獄訟衰息

雖毀禮樂薄祭葬準以儒道不能無乖要不害爲治世從楊子之道將使富者生貧者死賤者悲貴者喜彊者智者務爲自全弱者愚者舉不得免臣不忠其事子不竭其力兄弟不同其心雖人人服儒服誦儒書而生理固已滅矣尙何人心風俗之有哉吾之用墨非敢叛孟子也誠欲力矯夫楊子之徒之所爲也客曰子之用心眞儒者也不自居於儒而假道於墨獨不慮儒者譏乎且儒墨並舉兩相比較謂非援儒入墨其誰信之余曰子何過譽我哉儒者寡過吾之過多矣儒者不近名吾之名心未能克也吾何

敢自居哉若楊子所爲則吾斷斷不忍予謂吾假道於墨不猶愈於假道於儒而歸宿於楊者乎謂吾援儒入墨不猶愈於冒儒之名以取楊之實者乎今之士大夫何人非儒問眞儒有幾人哉吾閱人多矣未嘗見一墨者也楊子之徒徧天下矣

善謀論

天下事未有不謀而得者也謀者多而得者少豈皆謀之不善哉戰國時秦楚齊燕韓趙魏迭相爲謀謀亦詭矣而同歸於敗亾炎漢之末蜀漢魏吳交相爲謀謀亦神矣而

同歸於破滅此其故何也我謀人亦謀謀者多則得之也難我謀人人亦謀我謀者愈出愈奇則得之也愈難高爵顯秩人人謀之謀而得者千無一二也黃金白鏹人人謀之謀而得者百無一二也要而言之皆不善爲謀者也古之賢人幽居環堵之室衣裘褐茹藜藿與物無忤與世無爭過其門者意其無所事事也而輕之入而與之談見其粥粥若無能也而易之而不知其有所謀也謀其大則大得謀其小則小得當其謀也親暱如昆弟密邇如妻子有不能盡知者及其謀而得也雖山陬海澨之遠皆延頸舉

踵望之如仙未聞有一人焉起而敗其謀者或曰彼其智過人也或曰彼遇異人得不傳之祕者也皆非也彼其所謀蓋人之所不謀者也謀人之所不謀此之謂善謀

錢論

錢也者萬物中之一物也其爲用也萬事中之一事也余嘗以此語人人皆曰不然錢雖一物而萬物皆可致萬事具待以爲子獨奈何少之余問之曰病者能使之瘳乎老者能使之健乎死者能使之生乎無子孫者能使之孳息乎匪惟不能且使病益篤老益衰死益速孳息益難則錢

之殺人也多又問之曰癡者能使之慧乎弱者能使之强乎不肖者能使之賢乎匪惟不能且使慧者癡强者弱賢者不肖則錢之誤人也多又問之曰悲者能使之樂乎怒者能使之平乎憂者能使之喜乎匪惟不能且使樂轉爲悲平轉爲怒喜轉爲憂則錢之累人也多又問之曰父不慈子不孝兄不愛弟不敬夫不和妻不柔能使之孝慈愛敬和柔乎匪惟不能且使父子相賊兄弟相攻夫婦相讎則錢之間離人也尤多今之愛錢者耳之所聞目之所見口之所談身之所作心之所營無非錢也此徒知錢之爲

利而不計其害者也人曰子言誠善但天下人不盡如子也人有大欲非錢莫遂苟得遂矣遑恤其他余笑曰爾所謂大欲吾知之矣欲買田宅也取官職也畜僮僕也選姬妾也通賓客也結權貴也田宅可買矣能買不訾之田宅乎官職可取矣能取不可得之官職乎僮僕可畜矣能畜不受役之僮僕乎姬妾可選矣能選節婦貞女乎賓客可通矣能通高人逸士乎權貴可結矣能結廉官良吏乎知其不能而止雖所欲不遂猶無害也知其不能而不止必什伯其費以遂其欲爲費彌多買禍彌重而其欲終不可

遂錢之用窮矣乃謂萬物可致萬事可爲然與不然與吾問吾心時而愧時而懼所愧所懼者非爲無錢也吾顧吾身食不飽寢不酣所以不飽不酣者亦非爲無錢也吾何以處人不忍而已矣吾何以處事不苟而已矣忍焉苟焉則錢入不忍不苟則錢出而吾不幸其入不卹其出何也吾之於世其爲事也多矣凡錢所能致者吾力不能致之匪吾之慾錢所不能爲者吾力能爲而不爲惟吾之疚況錢能致力復能爲竟忍焉苟焉已哉吾將以一事而敗吾萬事哉市井纖人吾無責矣吾獨惜夫士大夫中其人可

伊可呂可夔可黃可韓可蘇可程可朱竟各改其業易其性終身役役甘爲錢愚而不自知也一事成萬事敗智者不爲也一事不成萬事終敗愚者亦不爲也是以古之智者力學以爲積寡欲以爲養遠辱以爲榮無求於人以爲富

灑埽說

人日在塵中而不自覺也窗紙破缺日光射入凝目而視之一綫光中堀堁飛揚不知其幾千萬億度無光處亦若此矣特人不之覺耳彈冠振衣則覺之車馬馳騁則覺之

颷風起則覺之童子埽地則覺之余謂童子曰爾勿埽童子曰不埽塵奚去余責之曰爾不埽塵在地爾埽塵在空地上之塵但污吾履空中之塵乃污吾書畫筆研几榻茵席且污吾面目吾履不妨污也吾書畫筆研几榻茵席不可污也吾面目尤不可污也爾勿埽童子逡巡請曰輕埽可乎余曰輕埽不如輕灑吾示汝灑汝院中之塵灑以壺水出如霢霂室中之塵灑以脣水出如煙霧徧灑然後埽之爾毋鹵莽毋滅裂鹵莽滅裂責無赦童子曰謹受教如吾法爲之塵果不興余喜甚靜坐半日諦視研匣上塵復

集焉但差薄耳恍然曰吾目在塵中而不自覺也吾之面目不可見度亦如此匪矣吾一出一入塵隨吾身一飲一飯塵且入吾腹凡空虛處皆塵也吾安得無塵之地而居之青徐之東有大壑焉瀕洞萬里浩乎無涯吾將櫂扁舟載筆牀茶竈徜徉乎其中日坐蓬窗下攤一卷而哦之塵安得污吾哉雖然吾親屬故舊鄉黨朋友俱在塵中安能攜以往乎吾將以絕塵之故而絕人乎塵之累吾也小吾受之人之累吾也大吾又惡乎辭之以絕塵之故而絕人吾不忍爲也

阻諸生賀生日說

生日稱祝非禮也詩云爲此春酒以介眉壽又云酌以大斗以祈黃耇皆平日頌禱之辭非行於懸弧之日古者親戚師友交際往來惟弔唁祭葬之節爲重既通其情且助之力其他慶賀之事略焉昏禮不賀生日不祝人情之厚風俗之醇後世不能及慶賀之紛也俗之所以敝也一嬰兒也三朝賀之彌月賀之百日及周歲又賀之一浮名也登科賀之入泮賀之與鄉飲賀之入貲得官納粟入監皆賀之凡有慶賀動輒數日遠近戚友絡繹而來喜酬應好

徵逐者日役役於此數事計一歲之中光陰之虛擲者過半官不得盡其職民不得竟其事為師儒者不專心於訓課為子弟者不肆力於詩書卒皆由此禮曰老者不以筋力為禮貧者不以貨財為禮貧者之貨財昔其不足猶老者之筋力也今之寒士每喜動而惡靜喜紛華而惡冷淡以獨立為孤僻以肆應為圓通饔飧有時而缺親友之饋遺不敢缺定省有時而曠親友之往來未嘗曠曠時廢日典衣負債皆所不卹曰不如此則親友益疏饔飧愈不得不缺定省愈不得不曠此受變於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

天生一人必有一人之事各事其所事其力皆足以自給饘餰遺之費以紓度支省往來之勞以修職業職業修則寒士有以自立無求於人親友有大事誼不得已者量力應之可也其瑣屑細事不知可也知而爲弗聞也者亦可也奚必逢人探聽逐日存記某家生子某家娶妻某月某日爲某生日膠膠焉擾擾焉曠時廢日典衣負債爲此無益之舉哉今之名公通儒過生日多闔門謝客一變陋習民閒則不然豪右之家坐擁厚貲無所事事遂不得不以有事爲榮尤重視壽慳先期備辦親友製錦屏攜撫撫詞

以為覯美男盡荷陳婦皆鍾郝陳陳相因溢美失當書然巨燭煇燄爇人雞豚魚鴨宰割無算氍毹鋪地演劇中庭聚團數十輩雜作鍾離洞賓諸仙向主人叩頭祝嘏主人欣然受之不以為怪賓筵之後界以鈎簾婦女坐觀釵光照耀笑語可聽薌澤微聞向晚華鐙畢張關侯維進合樽促坐間以優伶女貌男身醜態百出時賓主半入醉鄉外戶不閉後堂已空豪奴黠僕夤緣為奸婢妾之屬應之於內不特此也不肖子弟從此入於邪僻不可挽回吾不知其所慶賀者福邪禍邪因慶賀而得禍何如不慶賀之為

愈乎士大夫行事所以不憚勞費者將以便人也將以勸善也今縱不能便人獨奈何使人不便縱不能勸善獨奈何驅人爲不善蓋亦不思而已矣僕於世俗之禮心竊厭之最甚者尤莫如生日中年以後每初度必豫戒兒輩屆期毋得拜祝讀書作文如舊飲食衣服如舊非特厭俗禮也此身生育之日正父母憂危之日當此日而不動悽愴之思者非人情也悽愴於中而歡娛於外與賓客相對飲食談笑此尤非人情也良辰美景賞心樂事一月之中可以怡情者多矣奚必於是日開筵召客彊爲歡笑爲此非

禮之舉哉兒輩皆謹聽僕言不敢舉行者有年矣今四月十六日爲僕五十有二初度是日當闔門謝客戒閽人來者俱不延入有餽遺無論厚薄槪爲卻辭昨聞諸賢不諒僕心議爲稱觴之舉僕竊以爲過矣凡爲寒士者以省費爲急讀書者以節勞爲要諸賢半皆寒士僕亦寒士也諸賢志在讀書僕亦志在讀書也設諸賢以餽遺爲禮僕亦當以酒食爲禮僕之費不減於諸賢之費也諸賢分曹拜祝僕以隻身酬荅僕之勞且什伯於諸賢之勞也而究之於諸賢無益也於僕無益也凡事之無益於人而有損於

己者省之可也且愛人者不彊以所不願敬人者不敢以世俗待之諸賢不聽僕言是彊以所不願而以世俗待我也惡見爲愛且敬乎哉或謂生日不拜非尊師之禮僕更以爲不然董子云尊所聞則高明行所知則光大人之於師果能佩其教訓遵其約束勉爲孝弟廉恥力行學文雖中人之才無不成立處則爲通儒出則爲循吏人才輩出師道自尊安用此俗禮爲哉今中天閣中崇奉 夫子像朔望之儀例不可缺且近在咫尺而諸生至者寥寥此禮而可缺也何禮不可缺與八月二十七日爲 夫子

誕辰向舉釋菜禮俎豆不豐未能均惠於衆揆諸禮儀未免缺略今不言生日則已既云生日當拜則古今來不虛生者孰如　至聖士大夫所當拜者孰如　先師以僕之見不若省祝壽之勞費增祭祀之禮儀分　至聖之馨香資同人之饜飫凡院內外諸生前期各量力出貲增益祭品至日齊集中天閣下行釋菜禮禮畢設筵講堂僕與諸生均受胙飲福同一宴樂而有合於古人庚子日拜並經之意較諸生爲人祝嘏者不猶愈乎爲此豫白屆期議行

喫虧偏宜說上

世以利益爲偏宜以受損爲喫虧人之情大約喜偏宜而惡喫虧有喫虧者則羣以爲愚有得偏宜者則羣以爲智似也吾不知世所謂虧者果虧乎所謂偏宜者果偏宜乎天下最偏宜者莫如食吾食衣吾衣用吾財盡吾力行吾事審吾勢安吾分最喫虧者莫如食人食衣人衣用人財假人力因人事倚人勢侵人分喫虧之與偏宜惟智者能知之愚者則以偏宜爲虧反以虧爲偏宜天下智者少愚者多夫是以偏宜者少而喫虧者多也

喫虧偏宜說下

人無吾有人失吾得人病吾利謂之偏宜有者無得者失利者病謂之虧遇偏宜則取之虧則辭之雖偏宜於外而虧於中偏宜於今而虧於後亦鮮有不取者虧於外而偏宜於中虧於今而偏宜於後亦鮮有不辭者人情也無足怪也吾獨怪其所得之偏宜微乎其微而所虧者終身莫補也甚且偏宜未得而虧反隨之也然則世所謂偏宜者非偏宜也所謂虧者非虧也有偏宜有虧天下所以多事也無偏宜無虧智者所以自安也智者不以外苦中不以

今病後是以與斷偏宜之說不入於耳不動於心

序一

修鄜州志序 代

昔沛公入咸陽諸將皆爭取金帛蕭何獨收圖籍後世或譏之曰此刀筆吏之所為也不知此正賢宰相之所為也相有政政有法法不可泥必揆地勢酌土風周知其利病因之革之以歸於畫一舍圖籍其奚據地官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道地慝以辨地物誦訓掌道方志以詔官事道方慝以知地俗地圖方志蓋志乘所繇仿也道光丁亥

余始莅鄜僻居萬山中且甫罹災祲民氣未甦急思所以休養生息者而不可得披舊志則今昔異形動輒枘鑿原額地二千二百八十七頃有奇今則四分減三矣丁七千三百六十有奇今則七分減三矣糧萬五千三百九十石有奇今則三分減二矣自茲以後增乎減乎未敢知也

國初黃冊併舊編戶五十二里爲二十三里今編戶十六里爲甲二百六十有一戶七千三百三十有一口七萬五千二百二十自茲以後增乎減乎未敢知也新建經正書院及文昌閣左之義學其經費則官僚捐俸付與肆歲取

其息又取之田租或兼取屋租供修舖膏火及歲修之用
自茲以後增平減平未敢知也前者已過後者未來不於
此時綜覈同異彙爲一編浸假而官吏更矣浸假而形勢
異矣浸假而規制變矣猾吏蠹役影射而漁利訟師莠民
構釁而興獄矣雖有敏達之吏慈惠之師才足以剔奸志
在於鋤弊沿波討源惝恍無據將欲索之六房六房所有
者簿領符牒耳前此汗牛充棟已爲波濤捲去矣茲戔戔
者扁可恃哉將欲考之碑碣大水之後率沈埋於泥沙中
其存者亦多所滲漏將欲訪之耆老而鄉曲見聞互異言

人人殊未可以爲典要此余鄜志之修所以不得已也且修鄜志於今日有五難有三便地輿遼闊採訪乏人難一家少藏書欲借不得欲購不能難二災屆風土迥異疇昔一時規畫未能盡周難三地兼幽阻賓幕罕從摛藻文人俱已星散難四薄宦蕭條兼居瘠土籌款拮据蕆事需時難五今撫軍宮保鄂公十年前鄜州牧也於鄜之山川人物民情吏治一一洞然於心了然於口特命余修鄜志凡文獻無徵者得上請於公稿成後復得呈公審定俾免踳駮便一自道光辛巳被水前牧楊公名飏修廢舉墜療飢

拯溺凡百設施歷歷在目今楊公擢守西安余修郡志有所疑輒就質之便二水患甫平諸務草創凡所更張案牘俱在辛巳以前簡牒無存各憲署版籍尚有可稽數十年事蹟不至盡歸湮沒其佗城垣河隄壇廟廨署倉廒學校更新修築核實頗易便三儻余稍自逡巡不急修輯遲之又久三便將不可必得而所謂五難者或且倍增於今雖欲修之烏從而修之余不敏何敢憚此五難而坐失三便哉爰就舊志所載詳加鉤覈同者仍之異者更之缺者綴之繁者節之事必據實語不嫌樸聊備一方之圖籍供後

來之覽觀於班條理務未必無小補焉雖然土地之豐磽天時之否泰人事之推移或數年而小變或數十年而大變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余今所修又將有齟齬不合者鄉之戶版一歲不更則登降不知矣家之譜牒一世不修則昭穆莫考矣矧一郡之志顧聽其絕而不續哉敢以告後之莅茲土者

受祺堂文集序

關中當 國初時以詩名海內卓然成一家言者有悔翁豹人子德三先生弱水集板毀已久余弱冠從浦城友人

借而讀之遊三原得讀漑堂集惟受祺堂集久而不得所見者乃諸選本所登寥寥數十篇其五古心純氣和剪截浮囂煖然似春淒然似秋可以厚人倫襄風化秋興七律雄蒼沈鬱直逼少陵慨然想見先生之爲人然終以未覩全集爲憾己丑薈痾乾陽富平楊松林孝廉以新栞受祺堂文集屬余爲序余於先生詩僅見一斑而於文則先覩全豹何幸如之或謂先生詩不脛而走者垂二百年文集晚出恐爲所掩且詩既傳矣文集傳可也不傳可也余獨不謂然沈詩任筆兼擅爲難其相掩者皆偏勝者耳有文

人之詩以全力爲文以餘力爲詩故詩不逮文有詩人之文以全力爲詩以餘力爲文故文不逮詩若韓柳歐蘇其詩其文竝有千古膾炙至今莫能指其偏長雖欲掩之惡得而掩之譬如水在地中穿井得水亟汲焉則竭泉脈不王也王則穿井井滿穿池池滿恃源而往委輸不盡安見豐於此而嗇於彼哉今觀先生詩義衷風雅派衍漢人格律則以盛唐爲宗中晚以下未嘗取則焉其文則記序傳志出入遷固之閒策疏兼取賈董六朝以下未嘗取則焉其源遠其流長不特此也先生少孤遭明季流賊一門八

十八死於一炬先生痛家禍之慘毒慨亂世之多難絕意榮專肆力於經史文辭志益苦神益凝而文益進游迹徧南北所至與其賢豪交凡山川形勢人物臧否民生利病吏治汙隆一一洞然於心而發之於文與顧亭林交最深大得其切劘吾邑李二曲徵君儒宗也先生呼爲伯兄往還尤密講明正學硏精理窟故其爲文事詳而筆簡才雄而義醕宗經而不流於迂上下古今而不失之誕當時若甯都魏氏商邱侯氏各以古文名家使先生出其所長與之角勝中原正未知誰執牛耳也獨是文章之變至今

極矣雖有豪傑自立之士才力可追古人而欲騖名聲於天下不得不與時會爲轉移好尚一乖觀之者將淡漠相遭或置高閣或覆醬瓿一日不傳奚論千載用是趨避之心勝揣摩之術工純白不備神志不定文體日卑蓋由於此夫鉤章棘句詭勢瓌聲駭世之文也嗜奇者實爲圖狀山川規摹風景怡情之文也風雅者體爲冰雪其心煙霧其質妙入元關動得禪趣離俗之文也沖漠者宗爲離實學僞飾羽而畫風倘不存摸棱是尚官樣之文也高明者見而唾之而識時務逐浮利者乃珍如拱璧錯綜名物詳

核同異切蟣臬蝨瑣屑不遺考據之文也脫略者厭其煩猥而鑽故紙拾寫慧者且奉為枕中祕執此數者以讀是編則枘鑿不入蓋先生之文非可驚可喜之文而布帛菽粟之文也集中傳記各體皆直書其事不作一塗澤語大者可垂史策小亦可入志乘其郊祀天文歷法樂律史法漕運治河鹽法錢法荒政屯田諸篇源流得失瞭如指掌如良吏折獄既廉其情即斷以法如良醫診脈既確指其病即剴示以方無鋪張語無閃爍語無諛佞語其有裨於朝章國計者匪淺凡此皆文章之士所不能言而先生

鑿言之無心爲文而文自汩汩然來不求悅於當世但自抒其生平之所得斯文之至者矣讀先生詩者皆願讀先生之文未必盡喜先生之文而先生之文自在也吾知天下後世必有如二曲亭林兩先生者相賞於牝牡驪黃之外表章之以永其傳則先生之文當與詩並壽孝廉於百餘年未果之事銳意舉行厥功亦良偉矣如謂香火情深尊鄉先輩遺集以相炫耀則淺之乎視孝廉而亦豈余力疾爲序之心哉

三藝老人詩序

莪屺之尉盩厔也余方養痾謝客越兩年不相見然聞其蹤送迎徹牒訴日坐齋中手一編時或往來於說經臺仙游寺諸勝區其風漻然疑出塵離垢而立於獨也過蔣幼谷山長見扇上詠史五古愛翫良久知爲莪屺作心益異之無何莪屺來一見如舊相識談藝竟日歡甚出所著蹋甕集乞余評泊其詩獨出新意不倚前人興象所到若朝日之升榑桑清風之灑松竹而才高意猛不拘拘於聲律蛟螭蝘蜓時時閒出余索瑕求垢逐一抉摘卷中蠶眠細書誇多於譽意莪屺必罪余矣而君意欣然復以舞甕集

求評時余病未能再辭不可勉留案頭年餘始評而還之
君思琛以問世而意不自慊欲使余改定而後付梓余謝
以目疾君亦不余彊未旬月君病病兩月竟捐賓客嗚呼
莪屺逝矣而莪屺之詩猶未定也余前日謝之今則不可
謝矣假使余不識君或識之而僅爲面朋則可謝或兩情
相契而論詩齟齬余所言者君未必然之則可謝或君之
詩朋有素所深信如余者而其人又近在目前則余亦可
謝不然或天假君以歲月使君自改之自梓之則余猶可
謝乃天下大矣詩人多矣莪屺不游他方而游於秦不官

作縣而官於吾邑所交多知名士而論詩則惟余是推且言余戇直必使盡評其詩余評甫畢而君之卒適當此時君若遊知其將終而專以畢生心血付之余也余雖病且羸亦何勞之敢憚而不從君之志乎哉君卒時公子違在瀕有一孫甫四歲余懼其詩之零落也亟往哭於其寢四壁蕭然琴書外無長物弔客滿堂謀所以歸其櫬且卹其家者余曰吾所以來爲莪屺幾卷詩耳乃袖其詩以歸凡向所抉摘者悉汰之錄其完善者序而梓之間或加以雌黃知莪屺之不余罪也君嘗言歸田後擬闢數畝園躬自

灌之精以娛老續作詩名抱甕集死後命子孫於吾墓前立三尺碣題曰三甕老人之墓吾願足矣今君未遂初服遽卒於官人謂三甕之稱不無遺憾然君生前嘗於衙齋小院疊石爲山疏泉爲池雜植名花美竹課奚奴灌溉日以爲嘗君之作吏非作吏也隱也君之廨舍非廨舍也圃也君之願已遂矣奚必搰搰然鑿隧入井抱甕出灌如漢陰丈人修渾沌氏之術者哉爰題曰三甕老人詩質之袁記其然乎其不然乎獨是歸君之櫬者盤人也君修白龍池工未竟續而成之者盤人也余亦盤人與君交又非佗

盭人比而所以報知己者乃如是也已余愧矣

地理俚言序

死者之有葬也生者之所不忍也侍晨昏承色笑非有故不敢違離及終音容隔矣柩固在堂也晝上食宵伴宿撫棺號泣猶得抒哀慕焉一旦送之荒野幽之地下人子之心其何以堪顧無他道以易之不得已而舉葬誠有所大不忍也葬且不忍而顧使寒水浸乎使陰風撼乎使狐狸逼處蟲蟻聚嘬乎雖有忍人必不忍其已死之親復遭此厄然吾見遷葬之家開壙之後有棺重莫舉水滿其中者

有滿棺皆淤泥者有堅土充塞利刃不能入者有風吹白骨堆積一隅者有爲狐狸窟宅者有蟲蟻成羣出入者有骸骨無存祇餘鬚髮者子孫見之鮮不悲號擗踊驚慟欲絕葬親而不擇地與擇地而不盡心往往得此此與委之溝壑何以異哉由此觀之堪輿一道蓋不可不講矣業堪輿者言人人殊惟景純葬乘生氣一言盡之或曰地生萬物氣安有不生者非也生者地德也有生有不生者地氣迺壽相地者如相人然百骸九竅六臟大略相同而氣則迥異大抵凝者生散者死和平者生暴戾者死非天下之

靜者愿足以知之或曰死者不可復生乘生氣何爲曰非也有目聰明思慮恂達生者之生也魂魄無驚靈爽不昧死者之生也夫子之制棺槨不欲速朽又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景純之言與夫子合如謂死者無知遂葬之無何有之地是死其親矣仁人孝子之心乃若是恝乎或曰今之延堪輿者非爲死者也爲生人求富貴有其業堪輿者亦非能福人也爲一身謀衣食有儒者不言堪輿鄙之也夫謀衣食者誠鄙矣彼固非精於術者果精矣則技也而進乎道何衣食之足云且使福其子孫而禍其

先人誠不可爲矣然吾聞得生氣者歷數百年骨猶紅潤堅若金石其子孫蕃育不得生氣者葬不及十年骨即摧朽輕如槁木其子孫零落禍福之來骨先受之而後波及其子孫一氣相感理有固然儒者縱不求福獨不恤禍乎縱不恤禍其子孫獨不恤禍其先人乎禍先人不孝禍子孫不慈儒者固如此乎朱子嘗云地理之說信亦有之爲宋孝宗進山陵議又爲蔡季通預卜葬所謂儒者不談堪輿將朱子不得爲儒者乎哉余爲先慈卜葬地五年不得得而復棄最後延任又庭廣文得之又庭於地理書無所

不窺貫串其說神而明之其相地也如庖丁解牛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又邃於星學凡卜日專用天星不拘守子平槐蔭上官先生所學略同又庭嘗曰吾不如槐蔭之精審兩人者審穴情畧星度相輔而行如驂之靳槐蔭憫俗說之誤人也往籍之紛哤也葬者之無所適從也作短歌十五章又庭天星歌附後名曰俚言質而精簡而晰僅千餘言而葬法備矣非善讀古人書心知其意者能若是乎徽人最重堪輿江右次之幾於家有其書人習其業求全者多擇地愈難或歷數十百年而不得葬此過信者之失也

吾鄉不然貧者難於買田得地即葬富者雖有其力而憚於勞費術士知其不求甚解也任指一地而用之又其甚者地理五訣一書淺陋乖舛鄉曲之士喜其便易今日讀書明日適野遂靦然以堪輿自命此其誤人也豈淺鮮哉至於葬用天星知者益寡但翻閱時憲書取安葬日而已不知地在天中天光之與地氣呼吸相通雖有善地而不照以天光譬猶腴田沃壤而暘雨不時將不免於旱澇遑論生殖是猶俯察仰觀一以貫之天地交而生氣全死者不至速朽仁人孝子不忍死其親之心庶幾其稍安焉世之

讀地理五訣與拘守子平者試取其編讀之當恍然自悟其非慨而思返吾尤願爲人子孫者各置一編於案頭講明而切究之庶不爲術士所愚愼勿執不談堪輿不求富貴之說以禍先人也

周易本義爻徵序

講學家喜談易而競辨者好論史茲二者皆有弊空言釋易初學聽而茫然不知其爲何事也事莫備於史讀史者又往往持三寸之管騁其巧言偏辭以臧否古人其究也將遊於遙蕩恣睢而靡所止此博辨之徒非性命之正也

甲午春余僑寓青門謁同門張玉谿山長出吳徵仲先生周易本義爻徵以示先生爲蕭鄉師高叔祖嘗講易石林著有易義集粹及周易本義翼海內學者仰如山斗又輯爲爻徵二卷取上下數千年事合之三百八十四爻約而精微而顯信而有徵俾學者觸類引伸凡得之涵獵者一一可會之於易余受而讀之竊歎曰先輩務學一至此乎此非獨邃於易蓋精於史也今而後知讀史之法不越乎讀易矣不特此也史書所傳者古人之言行百吉凶悔吝生乎動動而善則爲吉動而不善則爲凶爲悔爲吝我觀

之古古人一言一行動而入於吉凶悔吝者史也即易也
我觀之今今人一言一行動而入於吉凶悔吝者即史也
亦即易也我更觀之我凡我之一言一行動而入於吉凶
悔吝者亦無非史也無非易也是書雖二卷而易道明史
事通行身應物之方亦於是乎該且徧不必乞靈蓍蔡而
是非得失瞭焉如指諸掌是書之牖我後學也豈淺尠哉
余齒已長矣久嬰痼疾屏處窮閻於人世榮利一無所營
吉固不敢趨凶亦不敢蹈所不能免者悔吝自願受一編
置之座右佩服在躬永永無斁

張芥航河帥願遊十圖序

天下事未來者不可必而生人之願必遂之而後樂遂而樂不遂必不樂願之遂者少不遂者多故人之一生樂時少不樂時多饕富貴者處閒曠則不樂賣名聲者守寂靜則不樂舍其可得之樂求其不可得之樂終身不得終身不樂非無可樂也願累之也若夫有願不必果遂卽明知不遂而不妨姑存此願者其遊乎釣者志在得魚若臧丈人之釣得魚可也不得魚亦可也射者志在得禽若以十鈞弋鈞射者見雲見天不見鴇鶂得禽可也不得禽亦可

也此河帥張公願遊圖之所爲作也公蒞南河十載嘗決
秋大汛率將吏兵役督工於河之干大雨如繩泥淖過膝
巡視隄堰如連舳接艫浮於水面洪濤擊撞勢將驅之而
丞指顧間漲痕益增以誌樁測之高至二丈有奇爲百數
十年所未有僚屬愕眙役夫惴慄公指授方略動中機宜
履險如夷轉危爲安者數矣禁虛糜杜濫冒歲省帑金百
餘萬政簡時暇輒坐書窗手一編披覽不勌或與賓僚飲
酒賦詩以節勞勩又命畫師寫天下名勝凡十圖名之曰
願遊詞人騷客題詠幾徧余請而觀之竊笑曰公所願乃

止此乎余自病廢後足不踰閾兀坐一室心如飄風時遊六合之外匪獨嶽山水也凡某寺某觀某氏園有所聞輒神遊其間日夜繪圖於心不知幾千百處以公視余余之願奢矣公則約甚然余願易遂而公之願不可遂何也余仕宦不遠退處鄉閭雙胖漸豁腰腳猶健一旦遊興發室家不足以累余生徒不足以羈余擕一二僮僕靑鞵布襪輕裝就道曩所願者不難一一遊之而公非其人也公在袁浦時嘗一至姑蘇距鄧尉咫尺欲遊焉而不果及上疏乞假既得請將泛西湖言者以大臣引疾宜即北歸不

嘗南遊因而中止今居青門年餘矣輞川華嶽不侍衙可到思命駕一遊而以舊痾痊愈不敢安居入　朝有期竟不得往此四處皆十圖中之景目道里匪遙升眺良便猶不克一至其地況遠隔數千里哉雖然公之願不願初不繫乎遊不遊若樵子若篙師若獵夫漁父日在山水間問以山水佳處茫然不知吾直謂之未嘗遊至於達官貴人筮仕之區或適當山水之窟可以遊矣而趣舍柴其內紳修約其外無謝元暉之登興其視窗中列岫不如排衙無歐陽永叔之醉趣則環滁之山孰視而若無覩非不能遊

所願不存焉自惟公胸次灑然不染埃壒匪惟怡情圖書如宗少文之遊也於讀書時遊之於詩古文辭中遊之於達方客來及緇衣黃冠若話間遊之此即公之遊也所願既已遂矣奚必身歷其境目覩其景象而後謂之遊哉且公之願雖在遊猶非公之至願也公內直薇垣外歷牧守受

天子特達之知畀以南河重任徐揚之民咸託命於公公嘗爲余言河身日高隄防難恃水勢莫馴患且不測念慮所以挽救者而勢格有所不行每憂形於色琴瑟不調則改絃張之必使泥沙蕩滌水道深通黃流若龍躩

入東海一勞永逸時登節樓之上俛瞰夾隄榆柳翳然成林南望淮甸極平江壖麥隴桑畦悉爲豐壤飛帆浮檣圖達漕路竹楗弗用瓠子無歌此眞公之所願者也日夜繪圖於心不遽形之紙墨雖捫鬬妙筆莫得而繪之然則紙上之圖公所願者可以遂可以不遂若胸中之圖公願之江南億萬家無不願之余也幽棲僻壤亦爲公願之而祝之公雖自謂難遂而要不可不遂者也且必身歷其境目覩其景象而後可以遂斯願也公行矣

二竹齋詩集序

詩有一蹴而即工者解人也一蹴即工學之久而愈工解與年俱進詩亦與年俱進不然雖終身學爲詩其所謂詩者固非詩也非詩矣猶論其工拙哉張芥航河帥之詩一蹴而即工者也幼居鄉里業估畢未嘗學爲詩也偶蹴短章老成見而驚之弱冠後成進士官中書舍人性曠達不羈豪於飲遊讌無虛日未嘗學爲詩也偶與人唱和日下談詩者羣目爲風雅中人洎出守中州調首邑洊擢監司未幾授東河督改南河埒河事方劇三汛盛漲前所未有親率官弁兵役督工泥淖中晝輟會夜廢寢久而不知其

勞袁江當水陸之衝冠蓋往來絡繹不絕每接見僚屬諮
訪利弊譚輒竟日人謂公躬任艱鉅必不暇爲詩而公之
詩乃益進何也公解人也凡遇事一見立解詩其一目方
公之在京師也未嘗習吏事及爲吏而吏事治老吏所未
悉者公早悉之其爲牧令也未嘗習河事及司河而河事
治老於河干者不能盡悉公則盡悉之其於詩也初猶不
多作作亦不甚經意及涖南河與諸名士談藝資其切劘
購書萬餘卷徧讀之每讀一書必自首至尾件別條分心
領神會又嘗浮江涉海乾端坤倪得之一覽中心胸爲之

頓豁其後交遊日廣閱歷日深見聞日富發而爲詩清和婉約麗則雅健不務雕績而書味自腴不拘拘於格調而神韻自來生平自視欿然從未嘗以詩自鳴而所作如此則固詩人中之解人也不解詩而能工詩者天下無之公積勞成病上疏乞歸寓青門葺一竹齋羅列圖史雜以周敦漢鼓讀書其間竊謂自今以往公眞暇矣其詩更將進矣居無何竟一病不起公子子涵檢遺詩得六卷附以雜文二卷編而梓之屬序於余讀未終卷輒掩卷而歎公初涖南河察河勢病在中滿特建改河之議議若行則水患

可釃　國帑可節東南之民按堵而居鹽漕道路永無梗
塞數世之利也竟格於勢而不果行惜矣歸里後病少瘥
方思以文章自娛以接引後進爲事曾不一年遽捐賓客
於虖天之生公爲蒼生乎爲士人乎爲蒼生則使之行其
所願如靳文襄公齊恪勤公可也爲士人則使之退居林
下優游數年主持壇坫宏奬風流四方嗜學之士當有聞
而興起步趨風雅者亦公之所願爲也不亨其遇不假以
年使公事不能遂才不能展凡所願爲而力能爲之者舉
不得爲也悲夫

蒼素堂文集序

文人之文文人之言也言之文者爲文文之古者爲古文善學古人文者不學其文而學其文之所自出八家之散體文古文也專學八家者則優孟之矣六朝之駢體文亦古文也浮慕六朝者則餖飣之矣非不摹古也其貌古其情不古文惡乎古哉昌黎云所讀之書不古則所作之文亦不古文莫古於六經漢魏諸家游其源而揚其波至徐庾而聲之齊之韓柳歐蘇者宣而敷暢之其體裁不同要非讀古書者不能爲也張介侯前輩早秉聰察讀萬卷

而破之心領神會得其精華而不棄其糟粕洎入翰林改外任官黔官蜀及江右所至有佳政部民奉若神明對上官言直抒所見不作趦趄囁嚅態其才富其膽壯其氣猛其文沈博絕麗內充外腓而讀者苦之如猶在口謂其多用僻書好作奇字相顧愕眙目爲澀體此其於文也拘於墟囿於時而未達其變者也計物之數不止於萬事理物情迭起循生質言之不足乃文言之文以足言無文則行而不遠文之用僻書也非必其炫博也目前數卷書不足以發揮之也其用奇字也非必其矜奇也目前數千字不

足以畢似之也今取六經觀之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殷盤周誥詰屈聱牙周禮文字奇古難識儀禮奇文奧旨昌黎讀而苦之是皆闡道之文聖人所謂辭達而已者豈其不著一字如宋儒語錄哉後世綴文之士不務博覽但因陋就簡蹈常襲故是何異二三歲小兒嘔啞學語於鄉里之人不能別其姓日用之物不能舉其名其能論天下之事達萬變之情也乎且文體有散有駢其源皆出於經散爲奇駢爲偶堯典篇首十九字奇也分命義仲以下則偶矣關雎首章奇也參差荇菜以下則偶矣奇與偶相生奇之

中復有偶偶之中復有奇吾惡從而分之善爲散體者不專求之散體也於屈宋遇之於揚馬班張遇之於古今體詩遇之凡讀駢體文如見其所謂散體者善爲駢體者不專求之駢體也於左國遇之於史漢遇之於諸子百家遇之凡讀散體文如見其謂所駢體者宗散體而薄駢體其辭陋業駢體而廢散體其義駁好丹非素論甘忌辛其不可也必矣是集賦居其前次以傳志諸體不復區別整散從文選例也且以見奇偶之相錯未可離而二之也官遊著書卷帙曰富在黔作續黔書在蜀作蜀典輯諸葛武侯

集及張氏叢書俱已梓行姓韻姓氏尋源姓氏辨誤凡四五百卷及詩集若干卷未梓今編刻耆素堂文集屬作弁言受而讀之如披異書卷中故實多所未詳字亦未能徧識而其言中之意及文中之情則固可默而會也翦截陳言暉麗萬有要皆撐腸拄腹之古籍流溢而出之者余中年病廢冥心習靜不獲博覽羣籍肆力於文今讀是集愧不能步其後塵而未嘗不私心嚮往願遊其藩爰敘作文之道質之介侯並以質海內之善讀書而健於文者

百蝶圖序

太常寺有仙蝶焉余官京師時馬秋藥師爲太常少卿云嘗見之問其狀曰粉蝶也大與常蝶同問奚以辨曰時飛集庭樹聞樹多鳥雀蝶不避鳥雀不啄人以是仙之吳荷屋前輩爲刑部郎得羅浮蝶繭如法蓄之至春杪殼破蝶出余往觀焉見蝶集藤架上翅五采大如紈扇見人不驚越數日飛去或曰歸羅浮也萬里不迷雖遇鷙鳥莫之或害相傳爲葛仙遺衣所化亦仙蝶也此二蝶者其果仙耶其非仙耶其仙而蝶者耶抑蝶而仙者耶吾惡乎知之雖然蝶固近於仙者也其采花也似蠶而容與閒易無釀蜜

之勢無兩街之課視戢戢而處者異其飲露也似蟬而飄
飄然而來飄飄然而去任所止而休不留滯於一處枝間
花底有影無聲視嘒嘒而鳴者異其依草也似蠻而遠望
之而見近卽之而飛過疾風驟雨則翩然引去杳不知其
所之視躚躚而躍者異仙者之游戲人間也殆如是矣及
門趙孝廉鎮中以百蝶圖示余蓋其尊人曉峰太翁六十
生辰從弟玉圃秀才繪此爲翁壽者也世俗稱壽者多繪
圖非巢松之鶴則銜芝之鹿取其壽也今於蝶乎奚取且
翁性嚴毅不苟笑言凡事務爲樸實毋鉅細以一身肩

嘗之無難色好讀書尤熟悉古今地輿課子姪讀雖嚴寒盛暑未嘗輟也與人談文至夜分不倦非若世之務閒適好華靡者況之以蝶無乃不倫乎雖然吾嘗聞莊周之夢蝴蝶矣方其夢也栩栩然俄然覺則蘧蘧然蘧蘧者身也栩栩者神也周蓋蘧蘧其身而栩栩其神者也非特夢中之蝴蝶不知其爲周卽覺後之周亦安往而不蝴蝶哉今之務閒適者營山池構亭榭雜植花木游居其中自謂適志矣其好華靡者狎聲伎比優伶以歌舞爲娛以徵逐爲樂以鮮衣美服爲光耀此二者皆學爲蝶者也吾惡知學

爲蝶者之果蝶耶惡知不爲蝶者之非蝶耶惡知人其身者之不蝶其神耶身而蝶耶神未必許也神而蝶耶身則未有不壽者廣成子曰無勞汝神無搖汝精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善養生者先養神次養身翁之身雖勤而神則怡然縱不學仙亦壽者徵也較諸務閒適好華靡蝶其身而不蝶其神者孰得養孰不得養不待辨而知矣玉圃之繪蝶爲壽也蓋亦有見於此云

秋螢館集選句詩序

今使鷄披隼翼麋蒙虎皮突入林莽中豈不駭衆鳥懾百

歟哉少頃眞相露則羣然笑之無他彼固鶡也非隼也麐也非虎也集句詩類如此矣詩之爲道非詩人不能作不能作詩則亦不能集句其所集者字句縱無可訾而精神氣韻終不可僞爲閱不終篇眞相必露故詩人薄之吾友稼邨詩人也與余同官戸部時相唱和公暇對酒譚藝莫逆於心今別來十五年矣余子姪入都必訊問起居而未得一覩近作昨長子愼莊自京師歸攜稼邨集選句詩一卷余急披觀之句不出蕭選而其詩則迥非選詩選詩無律詩稼邨變古爲律其體裁不似出入於唐宋之閒其格

調不似即事即景詠物懷人感今弔古各指其所之其用意又不似何也稼邨詩人也其胸中自有所謂詩者偶集古詩亦不適如其所作斷不作傀儡人語稼邨近作雖不可窺其舊作余猶憶之今讀是集如見稼邨反不見曹劉顏謝諸人也如以翠羽爲釵使美人簪之翠羽猶是也而光采殊矣取腥臊羶鄉諸品使良庖烹之品物猶是也而滋味別矣凡作詩惟患不古獨集古之作則不患其不古但恐純乎古人與之酷似似則無我不似則無彼吾之所以流覽是編反復不厭者正爲其不相似也不然選詩俱在

開卷讀之全豹在吾目中矣奚取乎割零章拾斷句而顛之倒之也哉

王氏家譜序

士大夫處世其爲事也多矣人之求我者亦衆矣雖勇如季路不能恐應也辨如蘇張不能徧說也富如陶朱猶頓不能人人而濟之也惟明於理達於情者能權其緩急而次第施之而究其所以用心則自不薄所親始咸甯恆一王君敏達任事凡百義舉以身當之邑之士大夫稱其樂善不倦余旦其名未之識也丙申秋介門下士以家乘示

余二百餘年譜系朗如列眉後附祭田說塋圖又以遣戚任翁塋圖坿焉俾子孫歲歲拜埽永無遺忘蓋歷數十年之久而後成此一編憶恆一用心如此其厚也搜訪纂輯如此其難且慎也記有之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由斯推之而後及六姻又推之而後及鄉黨朋友余向聞恆一諸義舉指不勝屈以今觀之乃恆一之餘事耳何也吾之遠祖於吾疏矣自吾高曾視之疏邪否邪吾之從祖父從昆弟視吾祖父昆弟疏矣自吾高曾祖父視之疏邪否邪吾之從子從孫視吾子孫疏矣自吾祖父昆弟視之疏邪

撫孤尤足以樹閨型也夫節孝之志人孰無之特困於時迫於勢受變於俗縱有其志識力恆不能自主非有一二大賢起而振之為其難會其報俾衆人有所激勵則此道亦幾幾乎息而士人之學亦必從困窘中出使之徧歷艱辛飽嘗冷煖一朝得志乃可以肩天下事而不為意氣所敗不為世情所移何也茆屋數椽穗鐙一盌比之明窗淨几陋矣而心境之廣狹不在此緼袍無表黎羹不糝比之文繡膏粱瘠矣而氣體之彊弱不在此筆鋒不銛墨汁不潤比之鼠鬚螺丸麤矣而字法之工拙不在此東家借一

函西家乞一餐暝爲晨書手挽欲脫比之坐擁縹緗恣意漁獵者不便甚矣而學之博不博文之精不精不在此今吾鄉士人廢學者鮮不以家貧爲解其不貧者則曰吾無父兄無人持門戶勢不得卒吾業其有父兄者則又曰吾生長鄉曲無名師誘掖故瓠落以終百噫學士少失父兄乃眞貧而無師者也如謂讀書一事惟不貧者能之貧則不能惟有父兄者克卒業否則不克卒業惟有名師者能成否則不能成信如是也則學士之廢學久矣惡得躋清班持使節視學吾闔中哉且人即無師獨無目乎無耳乎

無心乎既有目則凡識字者即吾師也既有耳則凡通訓
詁者即吾師也吾既識字而兼通訓詁矣曰取古人書以
吾心求之未有不得其意者則千百年以上之古人皆吾
師也學士始師今人後師古人不敢違太夫人之教若太
夫人者眞學士之嚴師也母且能教況父兄乎無父兄而
貧者猶能學況有父兄而不貧者乎使當日者補苴目前
不務遠大如吾鄉婦人之蠢愚者使其子牧則牧矣使其
子出薪則出薪矣使其子鬻餅餌則鬻餅餌矣或憫其子
之過勤也而聽之則嬉戲不知所之矣雖有敏達之才果

斆之力將誤用之於佗途而流爲敗類其能砥礪有成如
學士也哉吾嘗論之三代以後官制迭更意實不變今曰
提學之職卽古者敷教之官特患不得其人曰舜舉八元
使布五教於四方內平外成學使得其人則平成可復任
此職者非徒校文藝舉茂才也實有宣布教化秩敘人倫
之責焉今之稱學使者曰大宗師非徒師其文也蓋師其
人焉今學士秉大夫人之教敎吾關中士人勖之以孝弟
鼛之以循良師道立善人多矣士人沐學士之教追溯太
夫人之所以敎學士者爻歸而語其女夫歸而語其妻姪

語其姑兄弟語其姊妹爲女妻姑姊妹者復轉語戚族之婦女謂今日之學士乃昔年之寠人起居八座之慈母乃姑棻會蓼之婺婦相與鼓舞奮興知溫飽非福寒餓不爲病有志者冒溺愛者悔俾人人勉爲令妻爲孝婦爲賢母各訓誨其子如太夫人之教學士者將見風俗日以厚人才日以興其爲教也不益廣乎然則學士之教士人被之太夫人之教不獨士人被之矣微學士無以作士人之氣微太夫人無以成學士之賢吾亦關中人也凡受知於學士者宜何如感奮而太夫人之懿則其亦未可諼也夫

藻香樓試帖序

平羅俞陶泉都轉有人倫鑑官江左十餘年所賞識者無慮士今府谷尹霞軒沈君其一也初霞軒應童子試陶泉方宰荊溪賞其文拔置冠軍後延之幕中司文翰及成進士筮仕關中乃辭去乙未秋余始識霞軒端謹溫粹續畱以栗其於吏事也表裏瑩徹整紛剔蠹辨甲知乙著有藻香樓試帖余受而讀之心爲之傾集中頌揚之篇藻績之什方流圓折動中規矩工試帖者能爲之乃得難題立乎四虛之途游於無何有之宮彷徨徙倚不著一物俄而靈

光一縷燭幽洞冥意象所造躍然而出使讀者歎其妙而不知其所以然使題之表裏無不瑩徹一如其治吏事也陶泉寅善相士哉余見其一可以想其餘矣以霞軒之才異日當莅大邑理繁劇彌領堆於几送迎勞於途雖欲復事唫哦恐不可得今猶在府谷也府谷陝之遠縣也其俗樸其政簡其士人皆學好文甲於延榆諸郡余門下士若柴樹本立本孫瑞林福林蘭林兄弟才質皆可造而能詩者惟小柴一人今出而仕矣餘皆歸其家余不及教霞軒半日聽政半日讀書發而爲詩當更有進於今者服則出

其緒餘進邑士人而教之教之而成材則甄獎之如尊師陶泉宰荆溪時也則幸甚

周學山先生遺文序

先君子宰藁城時德隨侍讀書一日以唐詩一部授德曰此吾同年友李公評本也吾同年有詩人二文人一詩則武功李公及武威張公文則涇陽周公而已各述其官爵名字甚悉李公名震川字在東官未詳張公名覿字鳳颺官長沙太守德謹志之不敢忘時甫十齡竊疑文爲經義不知其爲古文也默念曰向聞吾關中詩人少文人多且制科以文取士宜一榜皆文

人胡詩人有二而能文者止一懷疑者八之年十九自北
直歸將肄業關中書院聞主講者爲涇陽周學山先生私
自喜曰是矣乃以年家子見執贄門下先生論文不輕許
可於德時獎勵爲遇疵纇必抉摘之不少寬假居無何德
與同輩七八人散步講堂下見先生自內出有蒼顏鶴髮
曳朱履者婆娑而來與先生相見畢獨注目視德問先生
曰此少年爲誰先生曰年家子也旋舉手招德德隨入至
客位先生曰見年伯當拜德茫然先生曰此武威張鳳颺
先生吾同譜中詩人也汝獨未聞之乎德對曰聞之家大

人久矣朱履者曰吾詩不如渠文渠文古吾詩不古奈何至是德乃悅然先生晚年專治古文間出所作以示時方從事帖括讀先生經義輒神動色飛欲歌欲舞於古文則浮慕而已未嘗游其藩也明年先生移講臨潼之橫渠書院歲丁卯德舉於鄉先生長子恆堉中副車復與德爲同年友德往來京師過臨潼必敬謁先生見先生聰彊如故神明不衰對客談笑聲若洪鐘時德漸知古文請觀近作心悅之仍不果學洎德乞養歸先生已捐館矣歲乙未與次君孝廉恆墉相見於青門索先生遺集得文百餘篇臺

銘壽序十居七八皆受人諉諈不得已而應之非先生經意之作記序跋疏諸體雜出其間文多精妙謹加別擇錄二十二首編爲一冊蓋先生卒後恆埼亦即世時恆墉尚幼文稾不無散失矣竊聞之涇人先生嘗云吾邑詩推張荷塘能書者推馬宮詹若論古文吾不敢謙也今觀先生文容與閒易變化離奇不規仿前人而意態自足此自適其適而不適人之適者物以罕而珍一狐之腋不勝於千羊之皮哉惟是先生之文今已編矣當有表章先哲壽之棗梨者張公念初堂集當公生前已栞以問世流傳士林

者垂四十年獨李公詩德未獲一見訪之武功人竟無知者豈子孫不善守與抑其詩尚存待時而後出與然不可知矣嗚呼殫畢生心力於斯道甘苦豈云淺嘗身歿之後灰泯燼滅使後死者欲索其零章斷句而不可得先君子所謂詩人二文人一者今竟有傳有不傳也是可悲也夫

退庵隨筆序 代

成一書而無裨於人無用之書也有裨於人而不盡適於用雖珍之者如獲拱璧亦將有束置高閣以飽蠹魚者人之志業各不相謀談心性者恆拙於文藝矜辭濟者或歉

於內行考據之與辭章勢難兼擅攝生之與應世動多相妨譬猶耳目鼻口各有所明而不能相通猥以一家之言彊賅其閎吾固知其齟齬而難入歷觀前喆譔述若王充論衡蔡邕獨斷沈括夢溪筆談洪邁容齋隨筆在雜家中允爲善本後儒猶或議之甚哉著書之難也吾師芷林先生學無不究經史而外凡諸子百家悉能貫串其說源流得失瞭如指掌通籍後家居數年益肆力於學及僕直樞垣於　朝章　國憲罔不參稽有所得輒筆之於書證以平生所讀六通四闢井井乎有條理也及補外任歷東

南由監司洊歷藩伯所莅皆衝衢所司皆劇務凡吏治民
俗以及河防漕運鹽法與諸公講明而切究之恆以一卷
自隨雖公務倥偬未嘗一日廢學某官江南時受知於先
生嗣移官江西先生以養痾歸閉鍵戶著書不擬出山
詔强起之授甘肅布政使道出青門時某官陝西督糧道
以手著退庵隨筆二十卷見示凡立身應物經國持家文
事武備綱提目舉洪纖不遺皆衷之於經證之於史參以
先賢之格言師友之緒論而以己意斷之大約以仁恕爲
心以勸善黜邪訂譌砭惑爲指俾人人可以爲通儒可以

爲循吏開卷相對如嚴師畏友爲之口講指畫意所祈嚮終身不迷區之不過十數事而日用之所資世風之所繫士大夫之所習備於此矣夫此十數事者士大夫習之者多而能言者少言之而當者尤少何也譬如山人居於山澤人居於澤問以山水佳處則口鉗而不能言至於學士文人類能言矣而屐齒未到則亦不能鑿鑿言之若以詩人畫師置身巖壑間如白傅之官杭州吳道子之遊嘉陵方將發爲詩歌譜爲圖畫其於言也尚何喔咿囁嚅之有哉今先生之言皆先生之所學也匪惟學之且躬歷其地

目擊其情形表裏無不徹也利弊無不悉也考證極博而不失之煩抉摘極精而不流於刻矯世俗之失而不爲激直抒一已之見而不爲偏此立言之善者也其裨於人而適於用也豈淺淺哉昔元次山作退谷銘曰干進之客不能遊之昌黎望重山斗而撝謙自牧反其命名之義字以退之今先生以退庵名齋蓋與二公同旨雖然先生之志在退而先生之學乃日進且將使海內學者與之俱進讀是書昏情爲之爽瞶俗慮爲之開擧人當奉爲指南各置一編於座右雖欲私爲枕中祕不可得已爰付剞劂公之

同好搜諸先生嘉惠後學之心庶幾不相刺謬云爾

俞陶泉公牘序

兩淮鹽運司同年陶泉俞君卒於官君弟小泉長姪思益

丏余作傳時江蘇巡撫侯官林公已為君作墓志銘貴州

巡撫善化賀公謂猶未盡作言行補遺余讀之再四凡余

所欲言者二公既言之矣余復何言欲別採遺事廣二公

所略詢之小泉則云吾助兄理家務凡公事皆不與聞詢

之思益及令子葆素俱云吾兄弟隨侍讀書足不出塾門

凡官僚議政及研鞫庶獄均嚴禁不得竊聽雖在官廨猶

家居也又詢君門下士曾襄事署中今知府谷縣沈君霞軒進士則云吾從吾師久但司筆墨不知其他又詢司閽劉某馬某司爨沈某俱云吾儕日侍門庭但奉令而已實不知其所以然於虖君用心於內宣力於外雖家人不使聞知一時幕中賓友及給使令之人皆端謹持重無好事者君又不自矜伐凡百設施過不留迹非對大僚接羣吏輒緘口不談政事諸人雖朝夕相對亦莫知君之所爲矧余索居已久安能飾子虛之說爲君作傳哉既而搜君遺書得公牘稟數冊讀未竟且欣且歎曰君固自作傳矣

余奚勞作傳傳也以傳示後人也傳其心者爲上傳事迹者次之此數冊者雖無多事迹而君之心固於是乎傳矣讀致大吏及僚友書知君先事籌畫動中機宜盡其所欲言不言其所不知婉而不媚直而無忤懇懇乎其忠也讀致屬吏及友人書知君設身處地知彼知此不殫以所難爲亦不徇其所欲得懇懇乎其周且至也讀諭士民及一切條教號令知君周攬民俗怵惕於懷中夜徬徨每會念味將興一利必並其弊而權之將除一害必原其情而施之使人懷德畏罪莫敢藐立雖欲自外於君而不可也

君初宰荊谿調首邑擢首郡時林公爲廉訪賀公爲方伯陶公爲巡撫有疑事必諮於君諸公議論未決者待君一言而定或君不在座佗人有所陳稟則曰俟與俞君商之後官運司陶公以制軍兼鹽政每與君面議語多齟齬不合陶公抗聲爭之侍者變色窗紙皆震君從容辨說卒如君言君讞獄發奸擿伏雖極狡獪者不能與君辨禁諭一出觀者如堵手錄口誦轉相傳播及卒陶公哭之失聲曰喪余右臂矣士民聞之多悲傷歎息投牒大府請入祀名宦祠江南數十郡縣不相謀而合也君何以得此於人哉

計君自束髮受書至通籍翰苑無一日不在貧窶中磨鍊
志氣久而愈堅其於物力之艱難世情之曖昧知之悉矣
及改外任廣求有用之書政暇則讀之曰吾三日不展卷
此心便覺昏惰頂箇中人語其處事也師古而不流於迂
準乎今之時勢而不雜以權謀術數又能用之以沖虛行
之以仁恕一話一言犂然有當於人心此豈才智之士所
能爲哉以君之學使得典封圻司啟沃揆幾度務其於
國計民生當大有裨益惜乎設施未竟僅見於一隅也方
君病篤時陶公入 覲數稱君賢曰俞某所至有聲儻

俾盡其所長必能報効　朝廷若論鹽務特餘事耳
上爲之改容異日　上謂陶公曰運司好官因其善理
鹽務轉羈留之未可也俟有可代者當更酌之　天意
眷眷如此旦晚間當有不次之擢而君竟不及待矣不亦
悲哉朱子謂韓退之文雖高古然作公家文字或施於君
上或布之吏民不失莊近平易之體但反覆曲折說盡事
理是爲眞文章使人自不可及今觀朱子集中亦載公移
文字王文成公集列公移爲別錄爲續編　國朝于清端
公政書梓行已久語尤詳盡厥後鄧次廣有牧甌紀略兩

江總督趙公錄其疏檄批示諸稾爲玉華堂集皆朱子所謂曲盡事理者今以君之公牘質之數公殆如楂梨橘柚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者乎是冊成於鈔胥之手頗多舛譌余逐加讎校擇其有關政術者錄爲二卷附錄林賀二公作以存君之梗概俾有心匡濟者讀其書想見其爲人君雖未展所學而其有物之言有不可磨滅者矣不猶愈於作傳也哉

王康僖公宏道書院記序

宏道堂爲康僖公講學處歷三百餘載漸就傾廢惟講堂

巋然獨存前提學張公謀增設陝甘書院久之不得其地馮公周公繼之訪得公遺蹟爰大起土木創立橫舍仍昔名題曰陝甘宏道書院舊講堂而新之建祠於堂之北位公像其中祠左淸谷草堂淸風軒祠右考經堂明月庵前後中立恭敬忠孝諸門悉沿舊額規模煥然惟所稱凝翠池者不知處所詢之公十二世孫齊長朝重十三世孫歲貢生璣亦莫能指示楸巷冊楸雜植花木遇旱暵而槁欲復昔年舊觀不可得矣然今所急欲復者固不在此方公之講學斯堂也受業者附近諸人耳其時若谿田馬公玉

坡張公爲碩儒爲名臣皆一朝人望垂光史牒其作學成
名立者更不知凡幾今德主講於茲萃千里外士子朝夕
督其肄習禁其嬉遊經三載矣俊髦不興士習如舊覩公
曩所成就奚翅霄壤豈人才不古若與抑訓迪無方不能
鼓舞多士相與以有成也亦以記誦詞章之習無關於大
道也是編載學廬規制朗如列眉公所譔碑銘記序及當
日學規亦臚列其中披覽久之想公坐擁皐比弟子請業
濟濟一堂鵞湖鹿洞之遺風猶有存者欲師其意而爲之
則力有不逮勢亦難行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

至心嚮往之登斯堂也能無今昔之感也與

陳復生步檉華館試帖序

庚子元日得復生朙府書云秋闈分校畢歸宜陽課書院諸生詩多不諳聲律因出檉華館全帙命之肄習長至後案牘稍稀日擬檉華館詩十餘首不帀月而竣題曰步檉華館試帖敢就質幷乞弁言余開編讀之如遊譙春園繁花競開蘭蝶齊舞其才情富豔出入於義山飛卿之間集中如今月古月春從何處來盈科後進諸作旣多綺抱復敍妙思令讀者爽然自失悔其見不到此覩鄙人鄙製後

波淩前波矣余少習唫詠於試律一道囿所稟階弱冠後稍窺門徑計生平所作約四五千首茲所存者不及十一然猶屢經點竄歷三十年而後成編今復生以彙旬之力得詩三百數十篇既工且敏古之溫八叉何以加茲雖自謂亦步亦趨竇則倏胂倩㳫絕塵而奔岑嘉州詠赤驃馬云草頭一點疾如飛卻視蒼鷹翻向後君之天機迅厲何減赤驃惜乎蒼鷹倦矣不能振翮奮翼飛而跱其前也

惜陰軒叢書序

光陰之逝而不可留也猶騏驥之馳過隙也然婦人夜績

者一月得四十五日日且有贏矣東坡詩曰我來此靜坐一日當兩日日且增倍矣天下人其此光陰善用之則舒以長不善用之則促以短非必翫愒自安日遊戲於聲色狗馬博弈摴蒱也以讀書論之駢淺之士敝精神於怗括自以爲邇矣而實未始有物其肆力於宋代漁獵者或又嗜奇闇摭祕籍迢遙而無所歸爛漫而無所擇凡夫孟浪鄙野之談堅白同異之辨喔咿嚅唲之說雜襲錯繆之辭浸淫其中罔知商榷其究也文滅質博溺心措之百爲多所踳駮發爲文章擿僻瀰漫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

是以有用之光陰擲諸無何有之鄉而不惜也其與訊惕自安日遊戲於聲色狗馬博弈摴蒱者奚以別哉吾友孟熙中翰幼秉元識及長虛靜和愉與俗殊嗜宅後園曰遣眺軒曰惜陰藏書九萬餘卷手披口唫幾無虛日爰翦其荊棘搴其蕭稂求之闇扃之篋專取正言篤論有裨於用者佩服之饜飫之一言一動一詩一文皆得諸枕葄達之入於無疵就中有栞本稀少世不恆見者重加讎校付之梓人凡所采錄蓋從千萬卷中別白而出之且歷十餘年之力參互考訂比較而登之者也此惜陰軒叢書也吾嘗

遊南山矣見夫叢木之澗不皆松梓叢草之坡不皆蘭蕙甚且榛菅翳之蓬蒿塞之使人目爲之眩足爲之縶卒迷亂而不自得叢書亦猶是也孟縣之觀書也博其擇也審其取也廉其施也不費而其藏也不竭讀一書必得一書之益閱一日必有一日之課日夜相代乎前而識益濬學益積性情益沖不以此身之血氣助其恣睢不以我生有限之歲月遊目騁懷聽其火馳電逝而不顧天下之善讀書而能惜陰者有如此矣不然近代以來著述日富雖充車聯駟廣廈接棟不足載而居也是才情者每采綺語麗

則麗矣或病其淫駭世俗者侈陳妖姿奇則奇矣或病其誕闢單慧者恆摭瑣言新則新矣或病其猥屑務該洽者務爲考據辨則辨矣或病其繁蕪總之皆無用之言也玉卮無當雖寶弗貴是集所不敢列也惟其有所裨益是以美無不收讀是書者謂之格言也可謂之道術也可謂之經濟書也可内有裨於心性外有濟於民物視彼矜奇炫博擲光陰於無何有之鄉者果孰得孰失哉是書良輯未竟剏 闕有目先取已栞十五種編分六函以公海内異日續有所得將以次編列俾廣其傳余雖贏老願拭病目

以讀之

邱叔山府判錄存序

天下良民多乎曰多莠民多乎曰不少良可轉爲莠莠可變爲良乎曰可民之良莠無定視乎習俗而已矣俗尚謹愿則爲良尙黠且悍則爲莠人人樂爲謹愿則莠可變爲良而良民多人人樂爲黠且悍而不樂爲謹愿則良亦轉爲莠而莠民多莠民之日見其多而良者少也聽訟者爲之也良民畏訟莠民不畏訟良民以訟爲禍莠民以訟爲能且因而利之其始不必有訟也謹愿者無事不屈黠且

悍者無事不伸以言語侮人以勢力脅人以厚貌欺人以陰謀陷人譴愿者身受其屈自度不能與校而隱忍不訟者不知凡幾矣及不得已而訟必冤抑之甚者也黠且悍者則無冤抑而訟有罪辜而訟事不干己而訟朋比同謀而訟借端影射而訟憑虛結撰而訟聽訟難聽今人之訟尤難今之譴愿不如古而其黠且悍也則遠勝於古訟師之畫策胥役之舞弊其伎倆更巧於古非智者不得其情智者或不盡得其情不得其情而曲直溷淆勝負顛倒猶可言也得其情矣而曲直依然溷淆勝負仍不免顛倒者

豈必有請託之行與賕賂之入哉謹愿者一入公門則趦趄囁嚅震動悼慄望而知其無能爲也雖苦之而彼亦受也黠且悍者反此望而知其不易馴也將執法以罪之而彼且退有後言也柔則茹剛則吐於是乎右其所左而左其所右辱罵也鬬毆也誆騙也盜竊也兄弟之析產也商賈之分財也親朋之負債也賣價質劑之轇轕不清也田廬渠堰之攘奪不定也大都佞多勝訥多負很多勝慫多負善爭多勝能讓反負勝負之視乎曲直也天下之平也不得平則鳴謹愿者雖畏訟而負屈之極則亦不免再訟

狡黠且悍者視謹愿者如蟻且逆料官吏之無如我何雖自知其曲而亦不憚於訟州縣訟不解則訟之府府訟不解則訟之司道司道訟不解則訟之督撫督撫訟不解則訟之京師至京師而情偽歧出失其本真雖有皐陶不能窮詰且督撫者總覈一省之訟而不暇偏爲聽京師之三法司總覈天下之訟愈不暇偏爲聽況訟經數載其隱情必深其機謀必幻其株連必衆其事緒必紛其布置早定調一卷提一人近者數日遠者數十日誅一胥糾一吏少則累及數員多則累及數十員縱能洞悉奸邪實有不易

平反之勢卽力爲平反而謹愿者已不勝困憊矣彼黠且悍者見此事之不數有也益肆行無忌嚇詐良民在一鄕則一鄕畏之在一邑則一邑畏之在一郡則一郡畏之否則從而效之擾害日增貧富交困民俗之不醕民生之不厚其漸積蓋由於此前輩叔山先生由御史出守延安距省千餘里治績之詳不可得而聞也及再攝鳳翔余每見鳳翔人輒問曰郡守何如曰神人也治郡月餘已周知一郡事言之如數家珍數十年塵牘兩造不盡知者守則知之且貫串始末纖悉不遺有祖父涉訟至子孫不休者守

一訊而定不勞再鞫羣稱爲邱一堂每聽訟必於外堂縱民觀聽至夜分不輟耳聽目視口辨手批五官並用而無悴容無倦色不知其何術至此余解之曰無術也子未觀水乎人莫鑒於流水而鑒於止水靜也水靜則明能燭須眉水靜則平大匠取法人心亦然利害動於中是非眩於外惟不靜故不明事之得其平者寡矣學者堅持此心庶幾其近之乎庚子夏見寄新渠府判錄存披讀數日直而不激也明而不眩也寬而不縱也嚴而不苛也竊歎曰用心不分乃凝於神心之用大矣哉用以讀書則彌見洽聞

窮源竟委用以摛文則課虛叩寂逍幽洞冥用以治事則揣本引綱分條析縷用以觀人則望表測裏辨甲知乙用以聽訟則旌淑別慝生枯弱強皦如白日而不能照覆盆之下者隔也去其隔斯顯矣明如離朱而不能求赤水之珠者伏也揭其伏斯出矣當夫堂上環跪唬聒不休雖塗其隙必匿其迹雖彌縫於外必餒於內惟靜者見微知著徐出一言以折之黠者不能對悍者不能爭謹愿者乃實得其意中之所欲言使積久不伸之冤抑一旦而伸之天下快事無逾於斯道路傳聞猶喜鼓軒舞稱道不衰況身受

者乎夫親民之官莫如牧令親牧令者郡守也使得如先生者數百八分治天下諸郡牧令聽訟必矢勤矢愼不掉以輕心不參以成見不以毀譽爲是非不以愛憎爲喜怒州縣持其平則訟於府者必稀府持其平則訟於督撫司道者必稀更奚有側闖京師叩　帝閽而煩星使者乎刑罰淸於上習俗美於下使人人樂爲謹愿而不樂爲黠且悍即有黠且悍者亦息迹休影不敢以身試法斯良民多而莠民日少矣聽訟雖云末務而正本淸源之道未始不寓於斯也顧安得如先生者數百八分治天下諸郡哉

樫華館文集卷之一終

再傳弟子芮城張文濂校勘